

FunFun工房 大文库版

亞爾斯蘭戰記

第一部 + 第二部全集

插圖版

1-12本
含外傳

□ [作者]

田中芳樹

□ [插圖]

天野喜孝

[第一部]

丹野忍

[第二部]

【城市猎人书系】118

亞爾斯蘭戰記

第一部 + 第二部全集



田中芳樹

Yoshiki Tanaka

插画 田野喜孝、丹野忍

illustrated by Yoshitaka Amano, Shinobu Tanno



图书在编目(CIP)数据

城市猎人书系(18)

亚尔斯兰战记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品, 2007.11

ISBN 7-204-07914-0/J·380

I. 亚... 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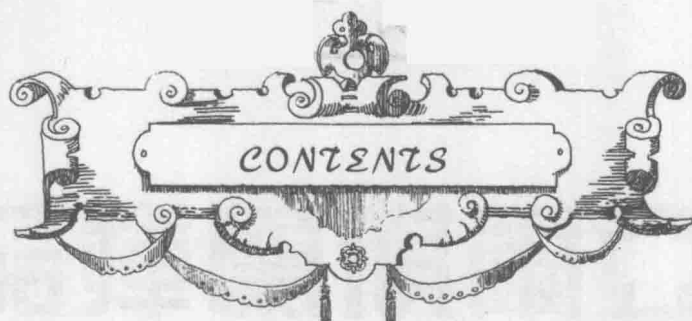
编辑:天月

美术编辑:黑白

ISBN 7-204-07914-0/J·380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本册定价: 55.00元



CONTENTS

Vol. 1

王都烈焰 P004

Vol. 2

真假王子 P049

Vol. 3

落日悲歌 P092

Vol. 4

汗血公路 P138

Vol.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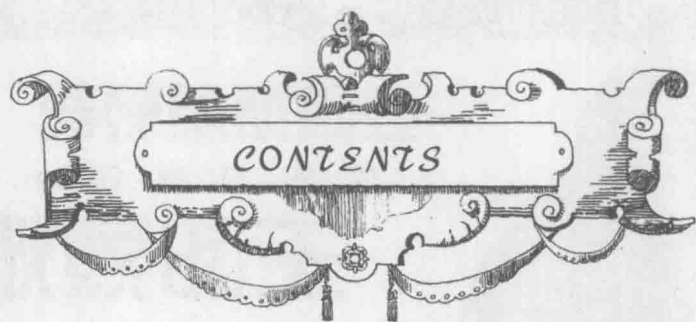
征馬孤影 P182

Vol. 6

風塵亂舞 P228

Vol. 7

奪回王都 P271



Vol. 8

假面軍團 P317

Vol. 9

旌旗流轉 P360

Vol. 10

妖雲群行 P400

Vol. 11

魔軍來襲 P441

Vol. 12

暗黑神殿 P493

外傳

東方巡歷 P552



亞爾斯蘭戰記

第一部 + 第二部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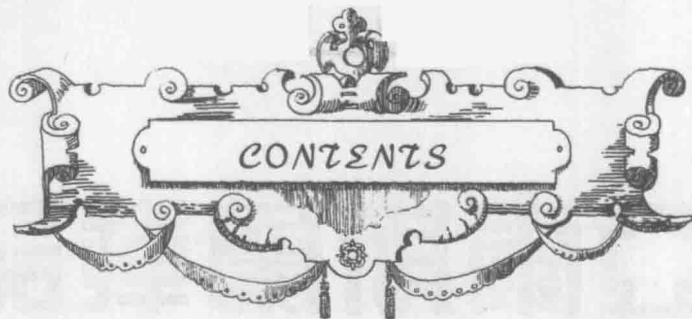


田中芳樹

Yoshiki Tanaka

插画 田野喜孝、丹野忍

illustrated by Yoshitaka Amano, Shinobu Tanno



CONTENTS

Vol. 1

王都烈焰 P004

Vol. 2

真假王子 P049

Vol. 3

落日悲歌 P092

Vol. 4

汗血公路 P138

Vol.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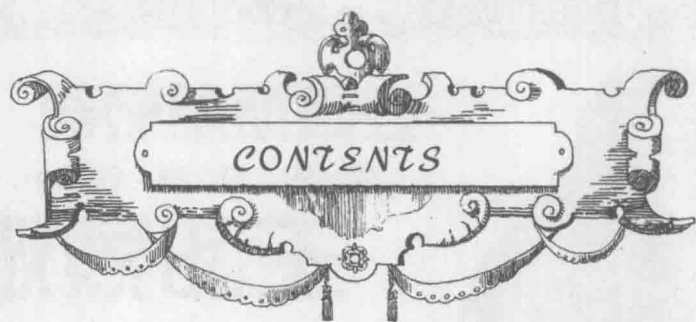
征馬孤影 P182

Vol. 6

風塵亂舞 P228

Vol. 7

奪回王都 P271



Vol. 8

假面軍團 P317

Vol. 9

旌旗流轉 P360

Vol. 10

妖雲群行 P400

Vol. 11

魔軍來襲 P441

Vol. 12

暗黑神殿 P493

外傳

東方巡歷 P552





一章 亚特罗帕提尼会战

(一)

太阳老早就应该升上来了，然而，阳光却穿不透笼罩在平原上的雾纱。时节正当十月中旬，秋天的阳光显得薄弱了些，一点风都没有。帕尔斯的气候中难得一见的厚雾完全没有要散开的样子。

帕尔斯王安德拉寇拉斯叁世的儿子亚尔斯兰，用手掌轻轻地拍着稍显不安的坐骑。由于这是他第一次参战，所以，亚尔斯兰自己也显得有些不安，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让马安定下来，他什么事都做不成。

话是这么说没错，可是，这是什么样的雾啊？缓缓起伏而连绵不断的平原，和耸立在遥远北方常年积雪的山脉，也都因为这场浓雾的间隔而看不到了。

马蹄声从右方传来，一个全身武装的老骑士出现了。他是帕尔斯王国的大将军巴夫利斯。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然而，长年在外征战、狩猎的骑马的身体却仍然十分健壮。

"太子殿下，您在这里啊？不要离开国王陛下的本阵太远了。这么浓的雾，一旦迷了路可就不好玩了。"巴夫利斯，这样的雾对我方不是很不利吗？"亚尔斯兰闪着戴着头盔下，像晴朗夜空颜色的瞳孔问老骑士。

"不管是雾还是夜晚的黑暗……"

巴夫利斯笑开了嘴。

"或者是下大雪，都不能阻挠帕尔斯骑兵的前进。请不要担心。殿下应该也知道，自从殿下的父王安德拉寇拉斯王位即位之后，我们帕尔斯军就是不败的常胜军啊！"十四岁的王子无法接受老人这样的自信。老人刚刚不是才说迷了路就不得了了吗？如果因为浓雾的关系而使得速度慢下来的话，骑兵队的长处不就无从发挥了吗？

哟，殿下可比我这个老人还会瞎操心哪！帕尔斯八万五千名骑兵对亚特罗帕提尼的地形都了若指掌。相对的，鲁西达尼亚那些蛮族越过四百法尔桑（约二千里）的距离，对此地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那些蛮族简直是千里迢

迢地跑到异国来自掘坟墓。"亚尔斯兰抚摸着悬挂在腰间的短剑剑把，然后他停下了这个动作问道：

"不久之前，马尔亚姆王国被鲁西达尼亚人给灭掉了。对鲁西达尼亚人来说，马尔亚姆不就是遥远的异国吗？"当老人正想答覆这个有着一大堆道理的王子时，又一位骑士出现在浓雾中，并且对着老人大叫：

"大将军巴夫利斯大人，请赶快到本阵去！"

"就要出动了么，卡兰大人？"

中年骑士用力摇着他那结了红色穗子的头盔。

"不是的。是您的外甥有了麻烦了。"

"达龙？"

"是的，国王陛下非常愤怒，说要免除达龙万骑长的职务。达龙大人可是我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勇者……"是战士中的战士。我知道。"

"在出征之前发生这种事会影响全军的士气。大将军，请您前往本阵去安抚陛下吧！"真是伤脑筋啊！达龙这家伙。"

老人虽然感到愤怒，但是，话中却隐含着对外甥无限的怜爱之情。在卡兰的带领之下，亚尔斯兰和巴夫利斯策马奔驰在笼罩于浓雾中的平原上。

帕尔斯王安德拉寇拉斯叁世今年四十四岁。蓄着黑色的胡须，眼光犀利，充满了足以夸称即位十六年以来从未战败过的武将风格。长得高头大马，虎背熊腰。十叁岁时打倒了狮子，获得"狮子猎人"的称号；十四岁时上战场，获得战士之名的资格，是一个很适合指挥帕尔斯全军十二万五千名骑兵和叁十万步兵的人。

而这个国王现在正在本阵中豪华的编制帐篷里，气得全身发抖。一个武装的青年跪在国王面前。他就是大将军巴夫利斯的外甥，帕尔斯全军中仅有的十二名万骑长中最年少，今年只有二十七岁的达龙。

所谓万骑长，顾名思义就是率领一万名骑兵的将军。传统上，帕尔斯是尊敬骑士而轻视步兵的。骑兵中的军官是骑士，而士兵是庶民；但是，步兵中的军官却只是庶民，而士兵则是奴隶。如果做到万骑长，在军队的组织上就相

当于继王族之后的阶级了。达龙以二十七岁的年纪做成了万骑长，光是这一点就可以想象出他有多勇猛了。

"达龙，我真是看错你了！"

国王愤怒地咆哮着，同时用手上的马鞭抽打着帐篷的柱子。

"威名远震至特兰和密斯鲁的你，什么时候被懦夫的幽灵附身了？我竟然从你的口中听到退却这样的字眼。何况战争都还没有开始呢！"陛下，臣不是因为懦弱才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达龙这时才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一身黑色的头盔、盔甲和军靴，犹一个黑色的战神。

战士逃避打仗，这不是懦弱是什么？"

陛下，请您仔细想想，我们帕尔斯军的骑兵有多强悍，这是各国都知道的事。然而，为什么鲁西达尼亚军还故意在对骑兵战有利的平原上，布阵等待我军呢？……"

臣认为一定是有什么陷阱。更何况这么浓的雾中，连我军同僚的行动都没有办法完全清楚掌握。臣的意思是请陛下暂且将我军撤退至后方，在王都叶克巴达那前面重新布阵，并不是请陛下撤出战地，为什么说这是懦弱的行动呢？"安德拉寇拉斯以十分伤人的嘲讽笑容说道：

"达龙，什么时候你的嘴巴变得比你的弓和剑还利啊？对地理不熟的鲁西达尼亚蛮人们会有什么陷阱？"这一点臣就不知道了。可是，如果鲁西达尼亚军中有我国的人，那么，就不能断言他们对此地的地理形势一无所知了。"国王睥视着年轻的战士。

"你是说我国的人帮助鲁西达尼亚的蛮人？这是不可能的事！"不，陛下虽然不愿相信，可是，这是很可能的事。那些被虐待的奴隶如果逃走了，为了报复，他们是很可能为鲁西达尼亚军效力的。"国王的马鞭突然扬起在半空中，抽打达龙的胸甲。

"你说奴隶怎样？难不成你的脑袋瓜子已经被那尔撒斯的无聊思想所控制了？你难道忘了他已经被逐出王宫，禁止和宫里的文武百官来任何来往了吗？"臣没有忘记。陛下，这叁年来，臣从没有和那尔撒斯见过面。虽然他是我的朋友……"你说那个冒充鬼是朋友？说得好！"

国王咬牙切齿地说道。愤怒似乎从一国之主的身上爆发开来。国王丢下了马鞭，拨起他佩在腰际镶有宝石的剑。陪侍在一旁的人中，胆量较小的都发出了低声的惨叫。旁人都以为达龙就要被杀了，然而，国王也还不至于糊涂到这种地步。国王伸出了他的剑，用剑尖挑起了饰在达龙胸甲左边的黄金小徽章。这个徽章是一个狮头形状，只有大将军和万骑长才能佩戴，是一种荣誉的徽章。

"我解除你万骑长的职位！虽然还保留你战士和狮子猎人的称号，但是我要你记取这次的教训！"达龙什么话都没说，他把视线落在帐篷中的地毯上，然而，裹在锁甲里的肩膀却微微摇晃着，足见他因为武将的名誉受到不当的伤害而感到愤怒。安德拉寇拉斯王把剑入了鞘，愤愤地指着帐篷的出入口。

"你滚！不要再让我看到你！"

达龙还没有离开原地，帐篷的出入口就出现晃动的人影。在国王指头前方的正是亚尔斯兰王子等叁人。

(二)

看见进到帐篷内的王子和大将军，安德拉寇拉斯王的表情愈发显得险恶。因为他立即联想到自己的儿子和重臣匆匆前来的理由。

"父亲大人……"

亚尔斯兰的声音被大于自己十倍的音量给反弹回来了。

"我没有叫你，你来干什么？现在不是你出锋头的时候。给我退下，好好去为自己的武勋想想！"面对父亲这种不像"责难"反倒像"绝交"的说法，亚尔斯兰不由得起了反感。父王说的话是没错，但是，他却难以想象父王为什么非得用这样的态度？父王对母后泰巴美奈是那么温柔，甚至可以说是几近宠爱的。

帕尔斯军中，在国王安德拉寇拉斯叁世和大将军巴夫利斯底下有十二名万骑长。这十二名万骑长就是沙姆、克巴多、夏普尔、加尔夏斯夫、卡兰、奇斯瓦特、马奴契尔夫、巴夫曼、克夏耶达、克尔普、梅雨以及达龙。其中，奇斯瓦特和巴夫曼守着东方的国境，沙姆和加尔夏斯夫守卫着王都叶克巴达那，其他的八名万骑长则跟随国王和大将军参加亚特罗帕提尼会战。这八名万骑长各指挥一万名骑兵，和号称"不死队"的国王新卫队五千骑兵合计八万五千名的骑兵，再加上步兵，在璁平原上布起了战阵。

亚尔斯兰是太子，不久之后，他将会以国王的身份凌驾众人之上。然而，身份和职权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在他只不过是一个被分配了一百个骑兵的下级军官而已。当然，由于这是他第一次上阵，光是率领部下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正确地说来，那些人与其说是部下，倒不如说是监督人员。尽管如此，父王至少也该让我表达一下意见……亚尔斯兰内心想着。

巴夫利斯看到亚尔斯兰无话可说，便站了出来。然而，他却先采取了一个行动。他走到外甥身旁，突然举起了手，不轻不重地在达龙的脸上打了一个耳光。

"你这个不懂礼貌的家伙！也不想想你自己的身份！竟敢跟陛下回嘴？"伯父大人，我没有……"

达龙话才说到嘴边，脸颊又被甩了一记耳光。他只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无言地对国王深深地低下了头。大将军巴夫利斯也屈膝跪了下来，对着国王敬了一个礼。

"陛下，臣这把老骨头就代替我那不懂事的外甥向您请罪。请您大发慈悲，原谅老臣外甥的罪责吧！"够了，巴夫利斯。"

国王这样回答老人，然而，他的表情和声音都明显地表现出他的不快。国王看破了老人名为叱责实为巧妙地加以保护的伎俩。当然，安德拉寇拉斯王的名誉也被保住了。在刚才那种情况下，如果两人不满的情绪起了磨擦，可能会导致一场无法挽回的破裂局面了。

"达龙！"

安德拉寇拉斯王以充满怒意的声音对着低头跪在面前的年轻骑士说道：

"解除你万骑长职位之事不变，不过，我给你一个复职的机会！你就以本阵骑兵的身份在这次的战役中好好表现！到时我会根据你所建立的武功来决定如何处置你！" "陛下厚恩，臣无以回报。"

国王看也不看努力做出适度回答的达龙，他以冷漠的眼神看着站在一旁的亚尔斯兰。

"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请父王放心，儿臣这就离开。"

亚尔斯兰说完立刻就离开了帐篷。父王是不高兴，可是他也觉得不痛快。很明显的，安德拉寇拉斯王是顾虑到巴夫利斯的立场了，但是，对身为太子的他也不应该稍微假辞色吗？

从后面追上来的达龙畏缩着身体。

"请原谅属下为殿下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无所谓，因为你说的话并没有错。是这样吧？" "是的，卡兰大人也在这样的想法。不是属下有意要他人来分担罪过，不过，主张对国王提出忠告的正是卡兰大人。" 亚尔斯兰点了点头，不过他的兴趣转向了不在这个战场上的另一个人。

"达龙，那尔撒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我的朋友，就我所知，没有一个人有他那样的智慧。" "什么话！他是一个性情乖僻的人。"

老将军以一句话驳回了外甥的话。达龙用着抗议的眼神对着伯父说道：

"伯父不是也曾说过，那尔撒斯的智谋冠绝本国。难道那是您胡说的吗？" "我指的是他性格方面的问题，不是他脑筋的问题。" 望着那对争论不休的伯父和外甥，亚尔斯兰心中不禁掠过微微的羡慕之情。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如果父王和自己能这么率直而温馨地交谈，那将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啊？亚尔斯兰觉得自己不好在这个时候插进他们当中，于是便调转了马头。

大将军对着离开的王子背影行了一个礼，然后又继续责骂外甥。

达龙，上谏言也该看时机吧？陛下好不容易才认同了你的功绩和才能，让你荣任万骑长，而你却自己一手毁了一切，这样未免太不值得了吧？" "是的，谏言是有其时机的。但是如果在战败之后才为之就太晚了。" 达龙对国王和王子不得不有所保留，但是，他觉得对自己的伯父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伯父大人，这场战事结束的时候，我未必还会活着啊！我还没有厉害到在成为幽灵之后还可以来上谏言……" 老而弥坚的大将军不禁冷哼了一声。

不说这种招人怨的话"那尔撒斯也一样。一旦认为自己想的没错，说出来的话就更口无遮拦。" 达龙原本想再说些什么，但是一想到不论说什么话总会被伯父驳回，他

也就保持沉默不再说话了。

老人很快地改变了话题。

达龙，我被任命为大将军已经有十六年了。" "我生下来时，您已经是万骑长了。"

"是啊！也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你看，我的胡须都白了。" "可是，您的嗓门还是很大呀！"

"真是不会说话的家伙！算了，反正我也觉得该把位子让给年轻人了。" 达龙眨了眨眼，老人看着外甥迷惑的脸，不急不徐地说道：

"帕尔斯王国的下一任大将军将是你。我在出征之前就把这个意思告诉守卫王都的王妃了。" 达龙吃惊地凝视着伯父。

"多谢您的用心，可是，这件事完全要看国王陛下的决定。更何况又发生了刚刚那件事，不管伯父再怎么讲，陛下是不可能听得进去的。" "什么话！陛下应该会听的。因为他很了解你的才能的。" 老人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

"对了，达龙。"

"嗯？"

"我观察了亚尔斯兰王子许久了，你觉得殿下的容貌如何？" "长得很好啊！再过二、叁年，王都的王孙贵族小姐们一定会争得头破血流。可是，伯父大人……" "你觉得王子殿下的容貌像谁？国王还是王妃？" 被伯父这么一问，达龙不禁微微地感到困惑。容貌的美丑应该不是身为一个王者所不可欠缺的要素，然而，为什么伯父会在乎这一点呢？



"若要认真说来，应该比较像王妃吧！"

达龙觉得正确地说来应该还是比较不像其父王安德拉寇拉斯三世，但是，身为臣下的意识使得他避免做这么明确的说法。

"果然是不像国王陛下。"

大将军察觉了外甥的心情，他点了点头回答。如果他父王，容貌应该更粗线条些，更让人感觉得到结实的勇猛及精悍的。大将军又继续说道：

"你能不能宣誓对亚尔斯兰殿下效忠，达龙？"到刚刚为止还是个万骑长的年轻战士惊讶地回视伯父。

"我原本就决定要对帕尔斯王效忠的。现在您却又要我宣誓……"是对殿下个人哪，达龙。"

"我明白了。如果这是伯父您的意思……"

"对你的剑宣誓？"

"对我的剑！"

明确保证之后，达龙结实的脸上浮起了一丝苦笑。他觉得伯父的执拗程度有些太过了。

"难道还要我写誓约书给您吗，伯父大人？"

"不，只要你宣誓就够了。"

巴夫利斯连一丝丝苦笑也没有，只用着十分认真的表情郑重地说道，达龙见状不由得拂去了嘲讽的心思。

"我只要你当亚尔斯兰殿下的同伴就好了。因为我得到一个你就胜过千个骑兵了。"伯父大人……"

达龙忍不住提高了音调。既然是自己所敬爱的伯父的愿望，他理所当然要接受，但是，他应该也有提出疑问的权利的。

这个时候，号角声透过浓雾传送到他们的耳里。战争开始了。巴夫利斯以让人看不出老态的姿势策马朝本阵疾驰，而达龙也因此终究无法问出伯父真正的意图了。

(三)

安德拉寇拉斯王走出帐篷，骑着马走进了本阵的阵头。异国中一定找不出这么具有威严和风格的王者吧？围绕在他身旁的臣下们都忍不住有这种夸矜的想法。他是大国帕尔斯之王，是不败的猛将，为近邻诸国的王侯们所敬畏的王者。

巴夫利斯深深地行了一个礼，对国王进行报告。

"骑兵八万五千名，步兵十叁万八千名，全军已做好作战准备！"敌人的兵力如何？"

年老的大将军催促着卡兰做报告，身负所有侦察权的万骑长，恭恭敬敬地回答国王的问题。

"经过彻底的推断，对方的骑兵大约有二万五千到叁万名，步兵有八万到九万名。当他们在马尔亚姆王国登陆时的兵力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经过一连串的战斗之后，数目应该会减少一些吧？"从他们本国而来的增援也可能反而使数目增加。"国王闻言点了点头，但是却有些不甘心不愿似的。他原本期望会有比较正确而具实效性的报告的。当初毛遂自荐担任头阵侦察工作的就是卡

兰，而在这之前，他也确实能胜任此项任务。就因为这样，所以这次的侦察才全权交给他，但是，平常比达龙及巴夫利斯更慎重的卡兰这一次却在国王面前表现出极为积极的态度。

"话是这么说，不过，在这种浓雾之下，我方也看不到敌军的布阵。""请不用担心，陛下。理所当然的，敌方也看不到我方的布阵。只要条件在五成上下，我军就一定可以获胜的。"卡兰的声音强而有力，安德拉寇拉斯王点头称是。在二十加斯（约二十公尺）外停下马的巴夫利斯投过稍带担心的视线，然而，这些低声的会话却传不到老人的耳里。

"前面有敌人！"

远方发出的叫声一波一波传了过来，送到了国王的本阵。传令的骑兵策马前来报告。前方八阿马吉（约二千公尺）之处有敌人的先锋部队蠢动。

"前方就是延续巴休尔山的方位。那儿有英雄王凯·霍斯洛守护着，而且该处既无断层也无洼地，就算有再大的浓雾，只要策马奔驰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卡兰斩钉截铁地说道，安德拉寇拉斯王立刻露出了踌躇满志的表情。原本他就是一个积极进攻型的猛将，根本不用达龙那套慎重论调。直线猛攻才是他的希望。然而，如果达龙在场的话，他可能就会怀疑卡兰是否有煽动国王的嫌疑。

雾气仍然深重，只随风轻轻摇，并没有从平原上散开之意。在白茫茫的雾中，独自站在本阵末端，四周没有任何一名部下的达龙，身穿甲色甲衣，这印象深深地烙在王子的脑海中。

安德拉寇拉斯王的声音朗朗地穿破了雾纱。

"帕尔斯历代的诸王啊！圣贤王夏姆席德、英雄王凯·霍斯洛以及其他王者的灵魂啊！请保佑我军吧！"请保佑我军！"

本阵的骑兵们应和着国王的呼声，他们的声音泛着波纹扩散到更远处的帕尔斯军中。国王举起他那健壮的右手，用力往下一挥，喊声随即震天价响，帕尔斯军开始攻击了。

八万名骑兵往前挺进。马蹄的轰然响声仿佛震撼着地轴般四处回响。

雾气在奔驰着的人马左右方流动着，甲冑发出了碰撞的响声，佩在骑兵们腰际的剑和枪被附着的雾气濡湿了，闪闪发着耀眼的光芒。

看到这个骑兵团的突击，帕尔斯的敌国在作战前就被恐惧和败北感所攫获，面对迎面杀到的帕尔斯军的剑和枪，敌军就如草木般迎风而倒了。就连雾气也敌不过轰轰的马蹄声，就因为看不到明确的身影，反而更让人有一种难以掌握的恐惧感。

原本事实应该是这样的，帕尔斯军在雾的对面看到了即将到手的胜利。然而，这个幻想突然急速消逝。位于大军前头的骑兵们发现到坐骑脚下的大地突然消失了。狼狽的叫声瞬间响起，骑兵们纷纷拉紧绳，然而为时已晚。

他们从断崖上被抛至半空中，然后落下来了。

第一列的骑兵被第二列推下去，第二列的骑兵则又被第三列推下去。人和马犹如竞赛着音量似地，大声发出悲惨的惨叫。

巨大的断层在他们前面张大了嘴。那是亚特罗帕提尼平原中最大的断层。长度超过一法尔桑（约五公里），宽度有叁十加斯（约叁十公尺），深度则深达五加斯。帕尔斯军精悍的人马一股脑地落到这个天然的壕沟中，溅起了泥水。刚赐跌下去的人正因为骨折而在底下痛苦呻吟着，而紧接其后跌下去的新的牺牲者则从上面再压下去，把在下面的人压个正着。惊恐包围着帕尔斯军。勉强站起来的人就在这个时候闻到了一股异味，他们从味道分辨出了那些深达膝盖的半液体是油。颤栗攫住了他们的心房。

"小心！是油！他们想用火攻来消灭我们！"

叫声未歇，一道火墙便朝着半空中窜升。敌人放出了火箭。事先被撒在平原各处的油同时起火，把帕尔斯军吞进了火焰当中。

数百个火轮在雾气中串连。每一个火轮都包围着数百个帕尔斯骑兵。超过八万名的骑兵队被剥夺了行动的自由和统一，同时也被分隔开来了。火轮透厚重的雾气，把帕尔斯骑兵的位置清清楚楚地暴露在鲁西达尼亚军眼前。就在这一瞬间。

"停！停！"

帕尔斯的骑兵们拼命想移住被火势惊吓而不停踢跳的坐骑。在马的嘶鸣声和紊乱的马蹄声、骑士们的怒吼声中，一种新的嘈杂声响了起来。

那是无数的弓箭不断从空中落下的声音。

帕尔斯军的指挥官们大声命令部下们回避。然而，要实行这项命令实在是不可可能的。前方有一道长度超过一法尔桑的火壁阻挡了他们前进的方向。剩下的叁方也因为那似乎无限延伸的火轮而使得他们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活生生被烧死的人和马的惨叫声从火壁当中传了出来。

鲁西达尼亚军也准备了数百台高达一般人身高五倍之多的塔车。他们从塔上瞄准了地上的火轮，射出了如雨般的箭。从高处对着行动失去自由的敌方射箭，这对鲁西达尼亚兵来说是一种很有趣的射箭活动。单方面的杀戮持续扩大进行着，被火和血染红了的帕尔斯军依覆盖在草原上。

然而，不久之后，一部分的帕尔斯骑兵突破了火和烟构成的厚幕，出现在鲁西达尼亚军面前，反正终归是一死……有这种觉悟想法的骑兵们把他们的念头化成了实际行动，凭着熟练高超的马术，跃过了火壁。失败的人便翻落在火中，活生生地化成了火灰。而成功地跳过火壁的人也大部份被火灼伤了。虽然有许多是连人带马化成了火块，然而，也有许多是因为筋疲力竭而倒下来的。

原本在近邻各国号称无敌的帕尔斯骑兵队一波又一波地倒在地上。就像一群被雷雨打散的泥人一样。数万条的生命和无数的夸矜，以及一国的历史似乎就要在箭雨和白

茫茫的雾中归于尘土了。亚尔斯兰用手拍打着附在袖子和斗篷上的火焰，因为浓浓的烟雾而不停地咳嗽，同时一边大声地叫着：

"父王！达龙！巴夫利斯！"

没有人回答他。

突破火焰包围网的帕尔斯骑兵再度挥舞着剑，一边任斗篷上的火焰燃烧着，一边往前冲，鲁西达尼亚的骑兵迎了上来。

正面的激烈冲突产生了一种必然的结果，不管是在马术或是在马上剑技，鲁西达尼亚军都不是帕尔斯军的对手。鲁西达尼亚兵的血被帕尔斯骑兵的剑刃吸走了，后者就像秋风扫落叶般将敌人一一斩杀。鲁西达尼亚兵的尸体一个接一个重叠在帕尔斯兵上面。

"帕尔斯军真是强悍得惊人啊！如果真要跟他们正面冲突，根本就没有赢的机会。"鲁西达尼亚的将军蒙菲拉特在被叁层栅栏和壕沟防护着的己方军阵中喃喃地说道。而站在他旁边的将军波德旺闻言也不住地点头。虽然眼看着胜利就要来临了，然而，他们脸上的表情却好像罩着一层寒霜似的。

帕尔斯骑兵在他们眼前不断地推起了尸体，帕尔斯骑兵即使砍倒鲁西达尼亚骑兵，斩杀了阻挡在眼前的敌人而杀到敌阵来，却仍然无法突破叁层的栅栏和壕沟。而鲁西达尼亚军则从塔车上面射下了如雨的箭，帕尔斯骑兵连人带马倒了下来，随即断了气。

正当众人怀疑不断堆积的尸体是不是就要和栅栏一样高时，鲁西达尼亚军的喇叭声高高地响了起来。那是总反攻的信号。栅门被打开了，毫发无伤的鲁西达尼亚军主力形成了一道甲冑的洪水，朝着平原流泻出去。

" 卡兰在哪里！ "

怒吼着的安德拉寇拉斯王的脸因为愤怒和不安而痉挛着。在战场上，安德拉寇拉斯一向都很有自信和勇气的，而这种特质应该从他在先王时代担任大将军，讨伐巴达夫夏以来就没有任何改变。然而，他的豪迈在今天却狠狠地被伤了一道。就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失败为何物，所以他才如此地恐惧。

卡兰麾下的千骑长听到国王的怒号不禁缩起了脖子。

"万、万骑长刚刚就看不到人影了。臣下等人也一直在找他……"把他找到带来见我！没有找到他就不要出现在我面前！"……是！"

承受着国王的愤怒而全身打着哆嗦的千骑长立刻驱策着爱马跑了。看着千骑长的背影，安德拉寇拉斯发出了低沉的呻吟声。是卡兰报告前方没有断层，主张展开全面攻势的。国王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却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卡兰这畜牲，难道背叛了吗？"

巴夫利斯听到国王疑惑的喃喃低语，然而，他没有回答国王，驱策着坐骑朝本阵的另一端走去。达龙回过头来，他的长枪横在马鞍前，按在长枪上的手微微地颤动着。

"该你上阵了，达龙。"

大将军轻轻地压了压外甥的手腕。

"我会守护着国王陛下。你去找亚尔斯拉王子。"王子他……？"

"他在突击的先头部队中。我很担心他。或许事情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你还是去守着殿下。我留在这里承受国王的愤怒。"知道了，伯父大人。我们在叶克巴达那再见吧！"敬了一个礼之后，达龙用手轻轻地拍了拍黑马的脖子，改变了方向。年老的大将军目不转睛地看着外甥消失在深重的雾幕彼方。

(四)

刀枪的闪光在浓雾中奔窜，仿佛雷光贯穿云层一般，各处卷起了鲜红、混浊的火焰，掀起了一股焦臭的热。

黑衣的年轻骑兵不禁极度地怀疑自己是否有勇无谋？竟然想在这混乱已极的广大战场上寻找一个人。

"亚尔斯拉殿下！您在哪里？"

当叫喊了几次之后，达龙的黑色甲冑已经斑斑驳驳地染上了鲁西达尼亚兵飞溅过来的血了。他记不得自从离开国王的本阵之后，已经杀掉几个鲁西达尼亚的士兵了。他只知道在一平方公尺方圆之内已经没有人站在他面前了。

他把视线朝左右方扫视，然后停留在一点上。距离一百加斯（约一百公尺）之外的地方有一张他熟识的脸孔。那是万骑长卡兰。然而，在那张熟悉的脸上却有着他不熟悉的表情。

看见达龙靠近，卡兰无言地举起了只手，周围的骑兵们便把枪头朝向达龙。达龙知道他们不是帕尔斯的骑兵，而是鲁西达尼亚的。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卡兰大人？"

达龙虽然这样问，然而，这个时候，他已经从卡兰的脸上读到了答案。卡兰并不是误认了敌我双方，也不是疯了。达龙知道，卡兰是在驱策着鲁西达尼亚的骑兵们。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吐了出来。

"你叛国？卡兰！"

"不是背叛。如果你真的为帕尔斯王国着想，就应该参加我们把安德拉寇拉斯拉下王座的行动。"他没有用陛下这个敬称，而是直呼国王的名字。达龙的眼中闪过完全了解事实真相的光芒，他低哼着：

"是吗？我懂了。原来在作战之前你要我劝陛下撤退，就是为了让让我惹陛下不高兴，好被解除万骑长的职位，这就是你的目的吧？"卡兰用高声的狂笑回答了他的问题。

"没错，达龙，你并不是一个光有蛮力的勇将。所以，我决不能让你去指挥骑兵。因为，就算你再怎么勇猛，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左右战况的。"夸称着胜利的卡兰停止卖弄他的利舌。拿着枪的达龙策着马往前突进。

一个围绕在卡兰四周的鲁西达尼亚骑兵跃起菊花青色的马应战。他把形状和帕尔斯不太一样中央部分有护手的

长枪，朝着达龙刺过来。

仿佛两条雷光交错一样。鲁西达尼亚骑兵的枪掠过达龙的甲冑，刺了个空，达龙的枪则穿过对方的咽喉，枪尖从后头部飞出。骑士连着那枝穿过自己的枪滚落地上。

这个时候，达龙已经拔出了长剑。长剑就像冬天朝阳的第一道光芒似地闪着耀眼的光，把接踵而来的骑兵们的首级连着盔甲，拉出一条条的血光飞溅在半空中。

"不要动，卡兰！"

达龙把第叁个骑兵斩落马下，再以一记回击，把第四个人连着飞溅的血沫从鞍上扫落。把马尔亚姆王国毁灭在劫火之下的鲁西达尼亚骑兵们，在面对达龙的剑术时，就像一群无助的幼儿一样。失去骑手的马儿疯狂似地朝着浓雾的深处急奔而去。

"背叛了国王陛下，欺骗了我。现在要你为这双重罪名赎罪！"黑马犹如应和着骑兵的愤怒一般高声嘶鸣，朝着卡兰冲撞过去。

这个时候还残存的鲁西达尼亚骑兵犹想阻止达龙的突进，或许这种行为是值得赞赏的，然而，他们的勇气却要他们的生命作为代价。达龙突进的程度丝毫没有减缓的态势。剑光在卡兰的前方交错着，凄厉的刀刃发出与空气磨擦的尖锐声响，又有大量的鲜血将被大地吸食殆尽。而现在，卡兰就出现在达龙面前。他和达龙之前已经没有任何人影了。沾满了鲜血的长剑对着卡兰高高地挥舞着。

卡兰原本应该也是个身经百战的勇士，但是，达龙超乎他想像之外的骁勇，以及他自己本身所背负的内疚感或许使他产生了动摇吧？他突然调转了马头逃走，使达龙的长剑挥了个空。

两匹马在卷起旋涡的雾中奔驰着。背叛国王，却仍然稳坐万骑长宝座的人，和对国王效忠却被剥夺了万骑长宝座的人，形成了纠缠的态势奔过平原的一角。卡兰一边逃命一边应战，双方大概进行了十回合的短促交锋。没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达龙这样的斩击。突然，卡兰的马脚一曲，把骑手甩到地上去了。剑从卡兰的手上飞脱，从地上跳起来的卡兰一边用两手护着头部，一边用沙哑的声音对着达龙叫着：

"等一下，达龙，你听我说！"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

"等等，如果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就不会谴责我的行为了。请你听我说……"达龙挥动手中的剑。不是为了要杀卡兰，而是为了把朝着他发射过来的数枝箭挡开。当短而急骤的箭雨停止时，达龙看到了卡兰朝鲁西达尼亚弓箭队奔逃而去的背影。大约有五十人之多的骑兵重新把箭搭上了弓弦，盯视着前进而来的敌人。达龙放弃了追杀的念头，调转过马头。

"要杀那个家伙的机会多得很。"

达龙这样对自己说道。他身上背负着伯父交付给他的重大责任。他必须在混战当中把亚尔斯拉王子救出来，把他带回王都叶克巴达那。现在，他不能因一时的激动而葬

身此地。

有数十枝箭瞄准正欲离去的达龙的背部发射，然而都没有命中。鲁西达尼亚弓箭队的任务在于把卡兰从复仇者的手中救回来，而他们已经完成了任务。

(五)

大将军巴夫利斯和国王不一样，他有过败战的经验。年老的武将对着形态已呈僵硬的安德拉寇拉斯王娓娓说道。

"国王陛下，这场仗我们已经赢不了了。请您赶快撤退！"国王睨视着大将军怒吼起来。帕尔斯的国王，身为大陆公路的保护者，岂能毫不在乎地就逃走呢？

"陛下，您忘了吗？去年密斯鲁的大军入侵时，我们也是利用叶克巴达那的城墙才将他们击退的。为了明日的胜利，您就忍下今天的耻辱吧！"王都叶克巴达那还有两万名骑兵和四万五千名的步兵，而且王国内各地还有留守有两万名的骑兵和十二万多名的步兵。如果把这些兵力再加上目前战场上残兵败将重新编组起来的话，应该还有充分的力量可以对抗鲁西达尼亚军。

这样的计算是身为用兵家的安德拉寇拉斯王也知道的事情。然而，他不只是一国之君，同时还有着身为大陆公路保护者的荣衔。

大陆公路是一条以帕尔斯王国为中心，向东西方各延伸八百法尔桑（约四千公里），连接广大大陆两端的交易之路。这条交易道路和通过此路的商队都接受帕尔斯王的保护，纳通行税给帕尔斯王，它巩固了帕尔斯的繁荣。而这不也是拜不败强兵之赐吗？

老将军仍然企图继续说服国王。而当王妃泰巴美奈的名字传进国王的耳中时，国王的抵抗意志方才整个崩溃了。守护着王都的王妃该怎么办？难道要把她交给敌人吗？老将军此话说出口之后，国王便决定撤退，并且立刻付诸行动。

"国王逃了！安德拉寇拉斯叁世逃了！"

在一片混乱和血战当中，这个消息以相当于骤风的速度穿过整个战场。卡兰的麾下随时盯着安德拉寇拉斯王的动静。持续苦战着的帕尔斯军的战意遂呈现出明显的低落。

"我们拼了命在打仗，而统率我军的国王竟然逃了！帕尔斯的军旗被玷污了，再也翻不了身了！"万骑长之一的夏普尔脱掉了被血和泥水沾污了的斗篷，愤愤地抛在地上。然而，他对国王仍然还持有一份敬意，在场的还有比他更激动地表现出失望情绪的人。

"算了！算了！我们到底在为谁而战哪？我们没有必要为那种丢下部下不管，只顾自己逃命的君主拼命！"单眼的克巴多一边挥着长剑，把附着在刀刃上的人血甩落，一边对着部下们咆哮。部下们彼此对望着狼狈和不安的脸。

"克巴多，你在说什么？"

夏普尔驱马靠上来叫道：

"身为万骑长的你竟然怂恿士兵们停止作战！国王有国王的責任，我們也有我們的任務。"国王的首要义务就是守护国家。只有这样，国王才具有身为一国之主的权威。现在国王已经不够资格做国王了，即使我们也一样。你不也是在怒骂吗？"不，那是我太轻浮的举动。说起来，国王并不是逃跑。他一定是先返回王都叶克巴达那，为下一次的作战做准备。你既然身为臣下，就不该以国王为耻，否则连同袍都无法原谅你！"哦？这可好玩了。如何个无法原谅法啊？"

克巴多眯起了他的单眼。

在万骑长当中，克巴多是继达龙还有奇斯瓦特之后最年轻的。今年叁十一岁。线条分明的容貌上，那呈一字形而失去功能的左眼让人印象极为深刻。毋庸置疑地，他是一个勇猛而且善于用兵的战士，但是，宫廷内有一部分的人却无视于他所建立的功勋而给予不具善意的评语。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说大话的坏习惯，而他之所以失去左眼，是因为和住在遥远边境的卡夫山中的叁头龙作战所致，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他还说，相对的他也在叁个龙头上各挖下了一只眼睛。所以，"现在叁头龙已经变成叁眼龙了"。然而，把这个当作笑话来看的人当中，也有人闻言不禁皱起了眉头骂一声太鲁莽了。

夏普尔今年叁十六岁，和克巴多相反，他是一个极为严厉而且正经的人。或许是这两个当事人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吧？当十二个万骑长整齐地列队站好时，这两个人总是各站在行列的头尾两端。

不管怎么说，眼前这两个夸称有着他人无可比拟的武勇的万骑长，正各自拿着剑对峙着。帕尔斯骑兵们不禁感到极度惊愕，然而，正当杀气就要达到临界点时，"敌袭"的叫声响了起来。看到一团鲁西达尼亚骑兵逼近过来的克巴多调转了马头。

"想逃了吗？克巴多！"

被对方这么一质问，单眼的万骑长咋了咋舌。

"我是这么想，可是，如果不把那些敌军击垮，就没有退路了。等我收拾了那些家伙之后，再跟你好好谈谈关于臣下应尽的责任。"好，日后可不要说你忘了这档子事！"

夏普尔用尖锐的眼光斜睨了一下对方，离开克巴多身旁去指挥部下了。

"不会忘的，如果还有日后的话！"

听不出是认真还是开玩笑，克巴多喃喃说完便转过头对着自己的部下们。

企图逃离战场的安德拉寇拉斯王一行人受到阻挠，是当他们来到密尔巴兰河沿岸的小路上时。当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把剑和枪的交击声远远丢在脑后，成功逃离战场的时候，一枝飞驰而来的箭射穿了一个骑兵的面，从马上翻着筋斗滚落到地面上的骑兵的惨叫声就像一声讯号，一场箭雨随着一阵像是蜂拥而来的蝗虫迎面袭来的声音落了下了

来，是敌人的埋伏。

在国王和大将军左右的人马仿佛脆弱的石柱一样倒了下去。国王和大将军的身上也箭射中了，弓箭贯穿了甲冑，挖起了他们的肉。

当箭雨停止时，国王和大将军四周已经没有生还的人了。一个骑兵策马来到国王和大将军面前，骑兵身上的军服并不是鲁西达尼亚的，而是帕尔斯的军服，然而，国王和大将军的视线却被某样东西攫住了。

那是一个银色的面具。只有在两眼和嘴巴的部分开了一道细长的洞。而从两眼的洞中露出了勇猛而冷漠的光芒。

如果是在平时的太阳下看到这副景象，国王和大将军一定哈哈大笑起来，那个银色的面具给人一种极戏剧性的印象，不像是现实世界里的东西。

然而，灰白色的雾阻断了阳光，所有的景物都沉浸在像绢之国的水墨画一样暗沉的气氛当中，那个面具在这样诡异环境下，看来就像把这个世间的所有不祥都集中在一起似的。

想丢下部下逃走吗？恬不知耻的安德拉寇拉斯。这真是你做出得来的事情。”帕尔斯语从嘴巴开口的部分流逝出来，说话的声音有一种让人心寒的语调。

“国王啊，请快逃吧！这里就由我这把老骨头来挡了。”身中五箭的巴夫利斯拔剑出鞘，策马挡在国王和银面具之间。

银面具的两眼放射猛烈的光芒。那是揉合着愤怒和憎

恶的光辉。

“惨败的老糊涂虫！不要不自量力！”

男人发出落雷似地怒吼声，同时挥起闪闪发光的长剑。虽然是面对一个负伤而且年纪又大的老人，男人却仍然不让帕尔斯的大将军巴夫利斯有反击的机会，他一剑斩下去随即退了开来。剑技之高令人屏息。

安德拉寇拉斯用失神似的眼神，看着衰老忠臣的肉体重重地摔落到地面上。他拿着剑的手动也不动。贯穿了他手腕的箭似乎已伤到了筋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国王只能像泥人一样无力地坐在马鞍上。

“不要杀他！”

银面具颤声说道。不是因为恐惧，而是难以抑制的激动情绪使得他的声音产生了波动。和面对巴夫利斯时的情况真是不能相提并论。

“不要杀他！十六年来，我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哪能那么简单就让他解脱？”男人做出了手势，五、六个骑兵把安德拉寇拉斯国王从马上拖下来。箭伤引发了剧烈的疼痛，然而，国王忍了下来。

“你是谁？”

被用粗皮绳捆绑得紧紧的安德拉寇拉斯低声呻吟。

“很快就会让你知道的。或者，安德拉寇拉斯呀！你造了太多的孽，以至于现在受到这样的对待，还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吗？”男人的字字句句里都隐含着像金属摩擦般令人感到不快的声音。那是他咬牙切齿的声音。银面具似乎长久以来即一直咀嚼着雌伏于他人之下的痛苦日子。

当注意到部下们因为他的模样而流露出畏怯的表情时，银面具无言地调转了马头。围绕着已在为俘虏的安德拉寇拉斯王的这一行人并没有露出胜利的欢愉，在一片凝重的沉默当中沿着河岸走在小路上。

(六)

在安德拉寇拉斯王离去之后，战场上仍然持续着血战。平原各处熊熊地燃烧着猛烈的火焰，火在产生烟雾的同时形成了风，浓雾则无秩序地卷起了旋涡。原本帕尔斯是一片阳光普照、空气澄净的乐土，而现在，似乎连天候都背弃了这个国家。

乘胜追击的鲁西达尼亚军不断地攻击和杀戮，帕尔斯军已经不再为国王而战了，现在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和名誉而持续抵抗了。尽管这是一种空泛的勇武，然而，帕尔斯军骑兵毕竟是强悍的。鲁西达尼亚军虽然占了优势，却也不得不付出相当的代价。自从离开坚固的防壁转守为攻之后，鲁西达尼亚军阵亡者超过了帕尔斯军的死占人数。或许可以说达龙一个人就必须承受鲁西达尼亚军一半以上的憎恶之情。在一片刀光血影之中，他和万骑长克巴多所率领的一队骑兵相遇了，在庆幸彼此无恙之后，双方有了一段简短的对话。

“有没有看到亚尔斯兰王子，克巴多大人？”

“王子？没有！”



克巴多凝视着年轻的骑兵，带着狐疑的眼神问道：

"你的部队怎么了？一万骑兵全都战死了？"

"现在我已经不是万骑长了。"

达龙的心情有些苦涩。克巴多似乎想说些什么，然而，他终究没说出口，只是劝达龙和他们同行好杀出战场。

"很抱歉，我和伯父有约定。我必须去找亚尔斯兰殿下。"那么，带一百骑我的部下走吧！"

谢绝了克巴多的好意，达龙又单枪匹马狂奔起来。不要说一万骑了，光是一百骑就会招惹敌人注意，这样一来反而更危险，只是徒然造成士兵们的伤亡。

当强风开始吹散浓雾时，战场上的景象就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了。在尸体和尸体之间丛生着杂草，而这些杂草也都沾满了鲜血。发觉到自己的嗅觉已经对血和烟、汗的味道麻痹了，然而，达龙还是得靠自己的努力继续找下去。

前面出现了五个鲁西达尼亚骑兵，不过，这也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最好是能无视于彼此的存在各走各的。可是，对方似乎对他产生了兴趣。因为目前的情况是五对一。也许对方认为是一个玩弄敌人的好机会。

"帕尔斯的残兵败将在这里愣愣啊？好象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样子，就让我们来为你带路吧！"达龙原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的，然而，对方在用鲁西达尼亚语嘲讽地交谈过后，便一起举起了枪朝着达龙跃马而来。

以鲁西达尼亚的骑兵们而言，那是他们一生之中最后一次的不幸。达龙的剑为他们挥开了通往天国的捷径。

当把第四个人打倒在飞溅的血沫下时，达龙用他眼睛的余光看到最后一人丢下剑仓惶逃跑的身影，然而，他无意追杀。那群失去骑手而漫无目的地在附近徘徊的马当中，有一匹马的马鞍上绑着一个浑身是血的负伤者。原来是一个帕尔斯骑兵成了敌人的俘虏了。

靠上前去从马背上跳下来之后，达龙用剑砍断了绑着那个骑兵的绳子。

达龙不知道骑兵的名字，但是，对他的脸还有一些记忆。他是在万骑长之一的夏普尔手下担任千骑长的男人。达龙从马鞍上拿下水壶，把水送到男人被血和泥弄脏了的脸上，男人低声呻吟了一下，张开了眼睛。

达龙从重伤者的口中探听到了亚尔斯兰王子的行踪。王子突破了火和烟形成的包围网，在寥寥几个骑兵的守护下往东方逃了。男人一边痛苦地挣扎一边继续说道：

"万骑长当中，马奴契尔夫和海尔大人已经战死了。我队的主将夏普尔大人也因弓箭和烈火而受了重伤，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就不得而知了。"听到僚友们的死讯，达龙内心一阵伤痛，然而，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达龙把男人重新送上马背，让他抓着绳。

"我是想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去，可是，我奉了大将军的命令，必须去寻找王子殿下。你就尽量靠自己的力量逃命吧！"负伤者骑马会消耗相当多的体力。然而，也不

能因为这样就把他丢在战场上不理。鲁西达尼亚军往往会残杀受伤的敌军，达龙听说那是他们对神明的一种信仰证明。

和男人分手之后，达龙跑了大约一百加斯的距离，突然有个冲动让他不由得回头看。男人的马并没有载着它的主人，只见马儿长了脖子，悲哀地看着跌坐在地上的人。达龙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头也不回地往东方奔驰而去。

亚尔斯兰的四周没有一兵一卒守护着。原本父王就没有给他多少士兵。虽然至少他获准独自行动，但是，父亲初次上阵时是一个率兵五千的千骑长，相对的，亚尔斯兰却只获得了一百骑人马。所以，亚尔斯兰认为自己必须建立功勋，靠自己的实力获得率领大军的权力。只是，在现实的骤变下，他在混战和漫天火焰当中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他的部下。有一半的部下战死，而另一半则是被冲散了。他的斗篷烧焦了，长枪折断了，马儿也累了。他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感到疼痛。他能保有性命到现在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亚尔斯兰叹了一口气，丢下了长枪。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鲁西达尼亚骑兵挥着长枪策马奔过来了。亚尔斯兰身穿黄金甲冑，俨然一国王子的打扮。或许对方就是看到他这一身装扮，满心以为自己找到了上等猎物了。亚尔斯兰全身紧绷，拨出了剑迎向敌人。

经过最先的激战之后，亚尔斯兰的坐骑因为精疲力竭而滚倒在地上。亚尔斯兰在地上滚了一圈之后立刻跳了起来，手中的剑一挥，刚好斩断了敌人从马上刺出的长枪的枪尖。亚尔斯兰自己吓了一跳。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做出这种事，然而事实上，他刚刚救了自己一命。

骑兵丢下手中的长枪，拨起了剑。

骑兵的口中迸出了一连串粗鲁的帕尔斯语。帕尔斯语是大陆公路的公用语，其他国家有教养的人多多少少都会说帕尔斯语。

"真值得夸赞，小子。或许再过个五年，你就会是整个帕尔斯国内有名的剑士了。可是，很可惜的是，你和帕尔斯都将在今天结束了。剩下的修业就到你们这些异的地狱去做吧！"一番口舌上的嘲弄之后便是强烈的斩击。亚尔斯兰勉强勉强地逃过了从斜向刺过来的剑，但是，从手掌延向肩膀的一股冲击却非同小可。而敌人的第二击在这个感觉消失之前又杀过来了。右、左、右、左，剑光不断地闪烁着，亚尔斯兰几乎只能用本能的反射来防御对方的攻势。

如果说徒步和骑在马上敌人作战是很不利的話，那么，亚尔斯兰的善战无疑是一项奇迹。或许是因为鲁西达尼亚骑兵对自己的神明抱着不信任感吧？在发出了一声明显表现出焦躁情绪的怒吼之后，鲁西达尼亚骑兵突然把马的前蹄高高扬起。他似乎是想用马蹄踏死亚尔斯兰。正当此时，亚尔斯兰摇晃着倒在地上，骑兵遂确信自己就要成功了。就在下一瞬间，马蹄重重地踢在地上，骑兵的咽喉被亚尔斯兰丢出来的剑贯穿了。

亚尔斯兰听着自己沉重的呼吸声，然后慢慢地坐在地